

享譽兩岸三地

國劇名伶陳永玲的台灣緣

● 李能宏

家庭富裕從小愛戲

陳永玲，山東省惠民縣人，原名陳志堅，一九二九年出生在青島，他父親陳宗正是青島膠澳日報社長。在青島社交圈很活躍，與菊壇人士接觸很多。為人豪爽熱誠，頗受人尊敬。陳家在青島是富戶，陳父有三個姨太太，故兄弟姐妹眾多，算得上家大、業大。陳家在戲院裡長年訂有包廂，陳永玲從小不愛讀書就愛看戲，當戲院有好戲時，家中用車送他到學校後，他乘機溜出到戲院看戲去了。家中爲了他的愛好，請了老師在家裡教他學戲，他學戲很認真，讀書時成績平平，學戲可是資優學生，不但一學就會，上了台也有模有樣，票了幾場戲後，「小票友」的名聲就傳開了。

當票友他並不滿足，立志要當個名演員。一九三九年，他看到北平中華戲曲學校招生廣告後，就秘密到北平投考。他那時雖只有十歲，穿著西裝，帶著墨鏡，頭戴禮帽，手上拎著一根小文明棍兒，真像個小大人兒，入校考試那天，老師們一看他這身打扮，就開始注意這個穿著時髦的小頑童。當他唱了半段「女起解」時，考試就通過了。因爲他服裝特殊，表情突出，大家都叫他小妖精，學校當時的規定，男生只能演武旦不能學青衣。因爲陳永玲表現突出，破例讓他學青衣花旦。

中華戲校新舊課程

中華戲曲專科學校，創辦於一九三〇年，是一所男女兼收的學校，董事長是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硯秋，校長是戲劇教育家

焦菊隱。這所新式戲校與科班最大的不同是：一、舊式科班只收男生不收女生，戲校是男女兼收，二、科班只重技藝，不教文化課，戲校除教授技藝外，也重視文化課，國文、歷史、地理、英文、日文、算術都要學，學生畢業後，不但有技藝，而且還有學識，三、舊科班學徒們擁擠在一個大炕上睡覺，戲校則是一人一床，要整內務，四、科班學徒一律穿大褂，戲校學生男的穿中山裝，女生穿白上衣黑裙子，和普通學校學生一樣。戲校按德、和、金、玉、永、昭、令、明八個字排班。可惜只辦到「永」字班就解散了，沒畢業的學生，都轉到富連成科班去繼續學習。戲校學旦角的學生，如果是男的，取名很秀氣，如宋德珠、曹和雯、王金玲、陳永玲等，學旦的女生，名字都有草字頭，如：李玉

芝、趙金蓉、李玉茹、白玉薇等。在戲校裡，李玉茹、李和曾、王金璐和陳永玲等都是科裡紅，畢業後，只有他們四位挑班演出。陳永玲剛到戲校那段日子裡，確實有點想家，等到每天功課忙得一點閒空都沒有，也就不想家了，半個月後就登台唱「女起解」，接著又和大師姐李玉茹同台合演「四郎探母」中的前後鐵鏡公主，一下子就竄起來了。當時，他除了在戲校勤奮學習外，還時常到戲院看名角的戲，而在芸芸眾旦中，筱翠花（于連泉）的玩藝兒最令他傾倒，他經常趴在台邊，目不轉睛的看筱翠花綁上木跳的一雙小腳，有一天，他到後台看筱翠花化妝，尙小雲在旁邊起哄說：「這孩子長的模樣不錯，你收他做徒弟吧！」當時筱翠花想收毛世來為徒，經尙小雲這一說，就收了陳永玲了。

一九四七年他再拜荀慧生為師，一九四八年又拜梅蘭芳、尙小雲為師，四大名旦他拜了三個，他吸收了各派的精華，將其溶於一體，而成爲他獨特的藝術風格。拜筱師不久，天津中國大戲院唱義務戲，邀請陳永玲與名角侯喜瑞、孫毓堃等合演「戰宛城」飾鄒氏在台上活脫的一個小筱翠花，一曲成名，此後，陳永玲就被冠以「小

筱翠花」之榮銜，而成了譽滿平津的要角。一九四一年，中華戲曲學校解散，他自組「玲聲社」的班子，與張春華到上海演出，他的「小上墳」、「二進宮」，連演五十多場，場場客滿，與演出「鬧天宮」、「三岔口」的張春華在上海紅極一時。

榮獲四小名旦稱號

四大名旦梅、尙、荀都很器重陳永玲，他先後學習了梅派的「霸王別姬」、「宇宙鋒」、「奇雙會」、「貴妃醉酒」等。尙派的「穆柯寨」、「十三妹」、「昭君出塞」等，荀派的「紅娘」、「鐵弓緣」、「辛安驛」等，筱派的「戰宛城」、「拾玉鐲」、「小上墳」、「翠屏山」，最後又拜了名旦朱琴心為師，學習了「探花趕府」、「春香鬧學」、「御碑亭」、「陰陽河」等名劇，且行各流派的優秀劇目他都學過了，集各名家之技藝於一身，陳永玲羽毛豐富了。他在一天之中，演過「宇宙鋒」、「坐樓殺惜」，梅蘭芳演「宇宙鋒」是「聖作」，但他沒演過「坐樓殺惜」，筱翠花是「坐樓殺惜」的「神人」，但他卻沒唱過「宇宙鋒」，這還不算，「小上墳」、「二進宮」演於一台的，

從有皮簧以來，也只有陳永玲一個人行，「小上墳」是一場乾的活，手、腳、腰、眼一時都不能閒著。「二進宮」是一齣唱工戲，「你道他」的「江珠三疊浪」和「子子孫孫」的高腔，陳永玲都演唱的很精彩。連梅蘭芳都稱讚陳永玲爲不可多得的雋才。俗話說：「北京學藝，天津驗收，上海賺錢」，陳永玲憑精湛的技藝，在天津唱紅，一直紅到上海灘。在京劇這個行當裡，他是成名最早的一位。四大名旦都是因家貧才學戲，陳永玲因愛好而學戲，短短幾年就紅得發紫，可算得是空前絕後。

一九四七年，原四小名旦之一的李世芳，因飛機失事殞命，北平紀事報主辦「四小名旦」、「四大伶后」選舉，自八月一日起至九月十四日下午五時止完成。當日晨收到由天津寄到的宋德珠選票三千張，下午收到言慧珠選票六百張，均係九月十二日付郵，依伶選辦法（限九月十日前付郵，遲到之票視為無效），爲慰勉宋德珠繼續努力於藝事，特列爲「額外小名旦」，以示鼓勵。張君秋得三五七三〇票、毛世來得二七二五六票、陳永玲得二四三〇九票、許翰英得二三八七八票、宋德珠

得二一三三八票。

以上是四小名旦得票數。

李玉茹得二一〇三〇票、言慧珠得一七八〇六票、梁小鸞得一七六一五票、童葆苓得一五五六五票。

以上是四大伶后得票數

「四大名旦」早已作古，「四小名旦」也只有陳永玲是碩果僅存的老藝術家了。

中共當權遭受災難

在國民政府時期，陳永玲在菊壇名利雙收。中共當政後他的藝術歷程就非常慘痛了，他在一九五五年離開北京到了甘肅蘭州，參加了甘肅省京劇團，那時候他抱著美好的願望，想把京劇藝術傳播到西北高原各地，但是事與願違，到劇團不久，就遇上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開始提倡「百花齊放」、「百家爭鳴」，陳永玲只知唱戲，他在門爭會場上不發一言，被共幹安上「暗藏右派」的大帽子，被劃為右派分子，當時被劃為右派的人，大多數都要送去「勞改」，因為陳永玲是著名演員，京劇團靠他演戲賺錢。所以他沒被送去勞改，每天照樣演戲，但卻對他立下了四條「

清規戒律」。

一、不准在戲院的演出牌上面寫上陳永玲的名字。

二、不准在戲院節目單上寫他的名字

三、在戲院演出的廣告上，也不得寫他的名字。

四、演完戲後，不得參加謝幕。

這些對他的所謂懲罰，並沒有收到效果，只要他一亮相，台下就掌聲如雷，並熱烈的要求他謝幕，中共那些當權派能對他發禁令，但不能禁止觀眾鼓掌，不能禁止觀眾叫演員名字，也不能堅持不准他出來謝幕。

到了一九六四年，中國大陸出現了演時代劇的熱潮。把歷史劇、古裝戲打入冷宮，同時也不允許男扮女裝演戲。於是從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八〇年，整整十五年，陳永玲沒有登台演過戲。

一九六六年，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開始以後，陳永玲和其他著名演員和著名學者一樣，被列為反動權威，接著就遭到一連串災難，一九七〇年，他又被扣上莫須有的罪名，被判處七年徒刑，在監外被管制了四年。每月都要被逼寫

出六份所謂「思想改造彙報」。一九七四年十一月，才宣布解除他的刑期。

脫困復出父子同台

一九八〇年十二月，他在北京中和戲院與北京京劇院二團合作，演出了「小放牛」和「貴妃醉酒」雙齣。觀眾們看了他精彩的演出，莫不驚奇他雖然離開舞台那麼長時間，但仍有深厚的功力。誰知道他被管制的時間裡，從未間斷練功和喊嗓。

一九八五年，陳永玲得到他義母陳寬雲（名劇作家陳墨香之女，曾任中華戲校國文教員）之助，到了香港。長子陳霖蒼一九五〇年畢業於甘肅戲校，工架子花臉，是名淨尚長榮的愛徒。陳氏父子合演的「霸王別姬」，演遍了大陸各大城市，演到那裡都是滿座、菊壇傳為美談。次子陳元和兒媳聶筱玲都在香港亞洲電視台工作。女兒陳紅現在深圳經商。

一家人在香港定居後，生活安定，正在含飴弄孫頤養天年之際，妻子言慧蘭（言菊朋之三女）忽罹患癌症，雖經治療仍無效果，後轉到蘭州醫院醫治，於一九九四年病逝蘭州。陳永玲老年喪偶，悲痛萬分。

香港設班教戲及舞

陳永玲在香港獲得九龍油尖區文化藝術協會之贊助，在油尖文藝中心成立了一「京劇青衣花旦劇藝班」，由陳永玲任教，課程包括：青衣花旦之基本功、京劇單雙劍舞、扇舞、水袖舞、古典美人之舞蹈，以及京劇表演之身段、功架等，報名學習者甚多，使沉寂已久的香港菊壇，平添了一番熱鬧氣氛。陳永玲於一九八七年六月，被邀請參加湖北省京劇團在港演出，與該團名丑朱世慧演出「活捉三郎」，演出之日，新光戲院賣了個滿堂。他賦予人物以血肉，閨情姣背身出場，身著粉紅色裙襖，披著潔白色的綢帶，雙肩下垂，隨著低沉的鑼聲，走著輕捷的細步，迎風旋轉飄忽，接著用無聲的表演，訴說了慘死的經過，對宋江的仇恨和對張三的眷戀，層次分明、脈絡清晰，飄雲步、小碎步、鑽步、蹉步、花梆子等多種台步的運用，把一個孤魂的繁雜心理表現得淋漓盡致，朱世慧所飾的張文遠，配合嚴謹，默契十足，給觀眾以完美的藝術享受，謝幕時，掌聲如雷，陳永玲在香港打響了名聲。他一心要到台灣演出和傳藝。

嚮往台灣演出傳藝

一九九四年，他來台的願望實現了。陳永玲來到台北，與陸光國劇隊合作，演出了一場精彩的雙齣「鐵弓緣」和「貴妃醉酒」。

「鐵弓緣」本事見明無名氏「鐵弓緣」傳奇，為一齣花旦正工戲，筱翠花、路三寶、余玉琴均工此戲，荀慧生、毛世來，雪艷琴均有唱片行世，川劇、湘劇、秦腔、河北梆子均有此劇目，全本名「大英節烈」。從「開茶館」起，至與匡忠團圓止，關肅霜有全本「大英節烈」、天津青年京劇團刀馬旦演員李佩紅，也曾來台演出全本「大英節烈」，頗獲好評！

此次陳永玲演出，只演「開茶館」一折，他是筱翠花入室弟子，甚得筱派真傳。陳永玲雖已六十五歲，動作靈活，真像個天真爛漫的小姑娘，一出場就碰頭好。

他的表演與一般花旦不同，完全根據劇情的變化而決定，走路的疾徐，各種姿態都很自然，生活化。掃地，打水等配合胡琴的節奏，真做到無動不舞。與乃母之對話，詼諧、幽默、雅而不俗，見惡少石文帶家奴，以喝茶為名，前來調戲。他本來拿

一精緻之茶壺前來奉茶，窺見是一執袴子弟，略一躊躇，急速快下場，換了一只大燒水壺，踉蹌地上場，心不甘情不願的，把水壺重重地放在桌上。她厭惡石文，忿而下場，石文因搶親而被陳母責打，倉皇逃走。壯士匡忠遇見，上前勸解，事後陳母邀匡忠來到茶館，秀英又提燒水壺待客。在看到匡忠是一英俊少年時，馬上換了精緻瓷壺，兩人四目相接，如觸了電，秀英殷勤地倒茶，不覺茶滿溢出，這些動作都表演得很細膩。秀英拉弓的姿勢又俏又美，與匡忠比拳時的對打，姿態美妙，動作嫻熟，不落俗套；與乃母敘說父親遺言時，口齒清晰急切快速，得了個滿堂好；得知匡忠允婚後的喜悅神情，把懷春少女急於找尋如意郎君的急切心情，表演得淋漓盡致。

貴妃醉酒發揮絕藝

「貴妃醉酒」是梅派代表作之一，是一齣典型歌舞劇。陳永玲為梅蘭芳入室弟子，這齣戲受過梅師親自指點，再加他博採眾長，使他的表演既豐富又生活化。第一場先上高力士和裴力士，在念完「香煙繚繞，娘娘鳳駕來也」後，胡琴奏小開門

，八個宮女接著出場，楊玉環在簾內一聲擺駕，隨著鼓點和胡琴過門的節奏緩步出場，楊玉環頭戴鳳冠，身穿宮裝腰繫彩裙，雍容華貴，儀態萬千，和前場演的「鐵弓緣」截然不同，一出場就是一個碰頭好，接著唱四平調「海島冰輪初轉騰」，這時打開扇子，隨唱隨做身段，也可說是扇舞，然後一手持扇，一手耍水袖，做了個美麗的亮相，台下又是一陣掌聲，接下去是楊玉環面對眼前的美景心醉神迷，到了玉石橋時，唱「玉石橋斜倚把欄杆靠」時，又做了拾級而上和閃腰的姿態，接唱「鴛鴦來戲水」時，手扶欄杆看橋下鴛鴦，唱「長空雁」時，眼神朝空中凝視，好像真的有雁在空中翱翔，一邊顫動著扇子開始走雲步，這些虛擬的動作，雲步，陳永玲走得穩重飄逸。在「萬年歡」的曲牌中，來到百花亭，一心想和萬歲爺開懷暢飲。

當高力士奏報萬歲爺駕轉西宮時，臉色一沈，轉喜為憂，當著太監和宮女們的面，不能做出驚奇妒恨的表情，以免失去尊嚴，這時既忿怒而不能直接表達，只能用雙目和神態來形容內心的矛盾，舞動扇子來掩飾她的窘態。在念完「自飲幾杯」後，場面起了「反萬年歡牌子」接著重新整

冠、端帶、轉坐內椅、準備飲酒，當宮女們，裴力士、高力士三班人輪流敬酒時，念的「呈上來」，念三次都不同，第一個「呈上來」，念得慢，當宮女呈上酒杯，稟報敬的龍鳳酒，楊玉環聽完後，表情愕然，心想龍鳳酒應該和皇帝共飲，如今孤伶伶一個人在獨飲龍鳳酒，時機不對，於是做出不悅的表情，雖然內心不悅，還是用扇子遮嘴慢慢飲下，第二杯是裴力士敬的太平酒，念「呈上來」較第一次爽快，飲的也快些，輪到高力士敬酒，在稟報敬的是通宵酒時，楊聽後，杏眼圓瞪，對著高力士高聲念「呀呀呀，那個與你們通宵。」當高力士解釋清楚「通宵」二字的來由後，才把怒顏收起，飲完了酒，在離座後，有些站立不穩，又做了些美妙的身段，走雲步下場。

接下去的一場是場面演奏「柳搖金」

牌子，高力士和裴力士在佈置盆花，以給楊玉環消酒解悶。楊玉環換宮裝，隨著曲牌的節奏出場。接著上身不動，慢慢蹲下以鼻嗅花，湊近花前慢慢地聞著花香。並折了一枝花在手中把玩，這時花瓣掉落在地上，她黯然神傷，這時又做了身段。最後是三次醉飲，三次用口銜杯的姿態都不

相同，三次鴿子翻身放杯的表情也不一樣，楊玉環由微醉而沈醉，她在舞台上用眼神、水袖、醉步來美化一個沈醉的美人開懷暢飲的姿態，也就是醉舞，看起來楊玉環只是在台上搖晃著走動，其實醉舞也有規範，她的一切動作，都要和鼓點胡琴的節奏配合，不能有差池，一切效果都是為了「美」。下面是詛駕一場戲，這場戲著重唱工，「噯噯噯」三個字唱得溫柔婉約，有如春水蕩漾，微風拂面，由宮女攙扶，跟著節奏，橫走醉步，跪倒接駕，在知道是詛駕後，悵然若失，和宮女們搖晃著倒向左側，又倒向右側，在高、裴二卿請她回宮的時候，她念了四個字「擺駕」和「回宮」，這四個字裡含有數不盡的幽怨和悲忿，最後以淒涼的聲調唱完「只落得冷冷清清獨自回宮去也」，雙手搭袖扶著兩個宮女醉步下場。

綜觀陳永玲這場「醉酒」，基本上宗

梅派，跑圓場和眼神有筱派的玩意，水袖有程、尚、荀的東西，她演的火爆誇張，但都很生活化，雖已六十五歲，眼神的活，動作之穩，舞姿之美，使觀眾讚佩，他此次來台演出，因為應酬多，再加上三年沒演出，又沒時間吊嗓，所以嗓子不好，

幸虧借助小蜜蜂，聲音才能響堂。他與陸光首次合作，大家都很快樂。

定居台北嘉惠菊壇

陳永玲在香港設帳授徒，和演出並不滿足，他想要發展京劇，非要來台灣不可，於是他毅然隻身來台，應聘在國光劇校任教，因為他腹笥淵博，能戲甚多，國光劇團的團員也跟他學戲，有戲教、有戲唱，他雖忙碌，但有成就感，「得良徒而教之」是一大樂事，民國八十七年底國光劇團在台北社教館演出「水滸傳」的故事，陳永玲和馬少良都演出了拿手好戲「翠屏山」和「野豬林」。

陳永玲雖七十高齡，仍賣力的演出這齣筱派名劇，爲了演這齣戲，陳永玲專程到北京去購製新行頭，因他師父筱翠花送他的一付蹺被偷了，所以也特別買了新蹺。

公演那天，天公不作美，細雨紛紛，氣候轉冷，雖然天氣不佳，並沒有減低觀眾們看好戲的熱誠，當晚上滿堂，內行和劇校學生都齊集劇場，觀賞這齣精彩好戲，陳永玲身材清瘦，扮像美艷，一出場，耍了個圓水袖，動作快捷，姿態優美，是

尚派的水袖舞法，這一水袖，得了滿堂好，接著唱南梆子，雖然聲音低沉，但吐字清晰，節奏分明頗有韻味，好在花旦戲注重表演。

陳永玲爲了增加演出效果，在思春一場裡，加唱了一段南梆子，又增加了耍手帕轉桌子，摸楊雄身體的挑逗動作。這些美妙而又細膩的表演，都是爲了表現劇中人的思想性格而作，使原本很單調的場面，變成載歌載舞生動活潑的情景，幾次下場，走步截然不同，筱派的碎步、小跑步、很罕見的後退步、與海和尚一同下場時，用手帕套住海和尚的脖子，小退步下場，這些不同的下場，都是因劇情的發展不

同，而有不同的步法和身段，單是下場，就有許多流派的東西，殺山時的屁股坐子又高又帥，烏龍絞柱照來，一個七十歲的老老人，腿部在「文革」時期還受了傷，做這些吃力的動作，其精神真令人敬佩。謝幕後，筆者到後台道辛苦，巧遇他的兒子陳元和兒媳聶筱玲，他們小夫妻是專程由香港來台北看他老爸演出的。

陳永玲能戲有數十齣，因年齡及嗓音的關係，現在只適合演動作多的花旦戲，像這樣超等的京戲藝術家，海峽兩岸花旦行這是碩果僅存的一位，希望他在有生之年能把他的絕活傳承下去，才不負他幾十年苦練和勤學所投下的勞累與辛酸。

編輯報告

編者

△本誌三八六期十八頁「中外詩壇」許之遠先生所撰詩句第一句應爲：「朱家覆國『張』家編」，乃指張廷玉應召主編明史，誤爲段玉裁，特此更正。

△本誌三八七期五十五頁上欄文內所提到的抗日先烈「簡火獅」，應改爲「簡大獅」特此更正，敬請讀者鑒諒。